

一篇深沉的时代笔记

——从《天边的草原》看内蒙古戏剧的守正创新与时代担当

◎孙志忠

9月17日,在“第十九届中国戏剧节”的艺术帷幕后,由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乌兰牧骑倾力创作、演出的话剧《天边的草原》在温州东南剧院温情开演,用舞台艺术为现场观众编织出一幅辽阔而动人的北疆画卷。作为本届戏剧节唯一入选的乌兰牧骑作品,《天边的草原》填补了“乌兰牧骑体系”在中国戏剧节这一盛会的空白,我既为这部作品的成功感到振奋,更看到了内蒙古戏剧在新时代破局发展的清晰路径。这部作品以青春叙事为笔,以北疆情怀为墨,不仅诠释了乌兰牧骑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精神内核,更折射出内蒙古戏剧在题材挖掘、艺术表达、人才培养上的守正创新,为我们思考地域戏剧的时代价值提供了深刻启示。

一、题材破界:从“草原叙事”到“时代共振”,让地域故事承载家国情怀。

《天边的草原》突破之处在于它跳出了传统“草原叙事”的惯性,将目光投向当代青年与时代发展的交汇点——以“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为背景,讲述一群青年从象牙塔奔赴草原、扎根边疆的成长故事。剧中没有刻意渲染草原风情,而是通过青年们克服困难、融入北疆、奉献青春的日常叙事,展现出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的同频共振,让地域故事有了更广阔的家国视野。

这种题材破界,本质是对北疆文化内涵的深度挖掘。作品中,青年们在草原上经历的理想与现实的碰撞、个人与集体的抉择,不仅是当代青年的共同困惑,更暗合了“吃苦耐劳、一往无前,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蒙古马精神,无论是留在草原扎根的建设者,还是带蒙古马精神回归城市的传承者,角色的命运走向都指向一个核心——草原不再是地理意义上的符号,而是承载“奉献、友爱、互助、进步”志愿精神的精神家园。这种将地域特色与时代主题深度融合的创作思

路,打破了外界对内蒙古戏剧“只有草原牛羊”的刻板印象,证明地域题材完全可以承载具有普遍共鸣的时代命题,为内蒙古戏剧题材创作开辟了新路径。

二、艺术守正:以乌兰牧骑精神为魂,让舞台语言扎根生活土壤。

《天边的草原》的成功,离不开对乌兰牧骑红色基因轻骑兵精神的坚守,这种坚守体现在艺术表达的接地气与重真情上。作为一部由乌兰牧骑创排的话剧,作品没有追求华丽的舞美特效,而是以简约而不简单的舞台呈现,回归戏剧艺术的本质——靠人物、靠情感、靠故事打动观众。演出中,演员们沉稳细腻的表演,将青年们初到草原的迷茫、融入草原的温暖、扎根草原的坚定,如画卷般徐徐展开;舞台设计以象征性手法勾勒草原轮廓,没有刻意复刻草原场景,却通过灯光、音乐的巧妙配合,让观众感受到天苍苍、野茫茫的意境与青春献北疆的情怀,实现了情、景、意的诗化统一。

这种艺术风格,正是乌兰牧骑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精神在话剧领域的延伸。乌兰牧骑60余年扎根基层的经历,让创作者深谙生活是艺术的源泉——剧中青年与牧民误会的细节、信任的过程,都源自对西部计划志愿者真实生活的调研;角色的语言风格既有年轻人的鲜活灵动,又融入了蒙古族群众的质朴真诚,没有刻意的文艺腔,却充满生活的温度。专家评价其“是一篇深沉的时代笔记”,正是因为这部作品没有悬浮于生活之上,而是用最真实的舞台语言,记录下当代青年与边疆大地的情感联结,让艺术真正成为人民的声音。这种对生活真实的坚守,是内蒙古戏剧保持生命力的根本,也是我们未来创作必须延续的根与魂。

三、人才突围:靠“青年力量”破局,让戏剧传承迸发创新活力。

《天边的草原》背后,是一群内蒙古青年戏剧人的集体成长——该剧编剧、联合导演乔柯(现任内蒙古自治区直属乌兰牧骑副团长),正是内蒙古青年戏剧人才的代表。从2018年获国家艺术基金青年艺术创作人才资助,到2024年作品入选中国戏剧节,乔柯的创作轨迹,折射出内蒙古青年戏剧人才从成长到成熟的突围之路。以乔柯为代表的这批内蒙古青年剧作者成长于多元文化时代,既接受过系统的戏剧理论训练,又深植北疆文化土壤,善于用现代创作手法激活本土文化,让内蒙古戏剧有了老传统与新表达的碰撞。

《天边的草原》的成功,印证了内蒙古戏剧人才培养体系的有效性。近年来,自治区文联、戏剧家协会频繁举办编剧骨干培训班、剧本改稿会,让青年编剧获得与全国专家交流的机会;“戏·班 剧坊”等项目围绕具体创作任务开展实践教学,让人才在“做中学”中提升能力。正是这种“理论+实践”“扶持+激励”的培育模式,让青年人才既能守住扎根人民的初心,又能具备创新表达的能力。

但我们也清醒地看到,人才流失、高层次人才匮乏仍是制约发展的短板——《天边的草原》的成功,更应成为推动人才工作的契机,通过优化待遇保障、完善培养体系、搭建展示平台,让更多青年人才愿意留在内蒙古、扎根内蒙古,为戏剧事业注入持续活力。

四、时代担当:从“舞台呈现”到“文化桥梁”,让内蒙古戏剧彰显中国价值。

《天边的草原》在“第十九届中国戏剧节”亮相,不仅是一

部作品的成功,更是内蒙古戏剧作为中华文化多元一体重要组成部分的一次生动亮相。剧中,青年们跨越地域、民族界限,在草原上书写青春故事,这种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叙事,正是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艺术诠释;而作品在温州演出时引发的强烈共鸣——观众为青年的理想感动,为草原的情怀动容,证明内蒙古戏剧的地域特色与中华文化共同价值的统一——内蒙古戏剧是展现中国精神、中国价值的独特载体。

从更长远来看,《天边的草原》的意义还在于为内蒙古戏剧“走出去”提供了范本:它不是靠猎奇式的地域符号吸引关注,而是靠有温度的故事、有深度的思考、有高度的情怀,让外界读懂内蒙古、读懂北疆文化。正如剧中的青春誓言,内蒙古戏剧未来的发展,也需要带着这样的担当——既要守住北疆文化的根脉,深入挖掘红色文化和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黄河文化、长城文化等的精神财富,又要主动融入中华文化的大局,用戏剧语言讲述内蒙古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故事,让内蒙古戏剧成为展现中国文化多样性、增强中华文化凝聚力的重要力量。

《天边的草原》更让我们看到了内蒙古戏剧的未来——北疆戏剧的发展,不必纠结于如何迎合外界,而应专注于如何做好自己:做好题材的“在地性”与“时代性”结合,做好艺术的传统性与创新性平衡,做好人才的传承性与成长性培育。未来,我们将以《天边的草原》为起点,进一步推动内蒙古戏剧在守正创新中前行——让更多扎根生活的作品涌现,让更多青年人才脱颖而出,让内蒙古戏剧不仅成为北疆大地上的文化风景,更成为中华文化百花园中一朵绚丽的奇葩,以戏剧之名,讲好中国故事、北疆故事、人民故事。

日前,由民建内蒙古区委员会主办、民建中央画院内蒙古分院承办的“庆祝中国民主建国会成立80周年暨中国民主建国会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成立35周年美术作品展”在内蒙古美术馆举办。本次展览汇集了全国民建艺术家的百余幅精品力作,涵盖中国画、油画、书法、摄影四大门类,是一场具有深厚文化内涵的精神庆典与艺术盛宴。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民建艺术家们以艺术创作回应时代号召,以文化自觉彰显使命担当,为新时代中国美术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精神动力。尤其在内蒙古这片北疆热土上,艺术家以作品回应时代召唤,彰显了北疆文化的独特精神气质,进一步拓展了新时代中国美术叙事的边界。

山川意象中的家国情怀

本次展览以艺术形式回望民建80年的风雨历程与辉煌成就,展示了艺术家个人的创作探索,传达出民主党派在新时代多党合作格局中的文化自觉。艺术作品是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重要手段。本次展览作品通过山川意象、家国情怀、民族团结和社会发展等主题,形象地书写了“同心共筑中国梦”,凸显了民建在新时代文化自信与价值塑造中的使命。

内蒙古是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历史舞台。本次展览落地于内蒙古美术馆,具有地域象征意义,突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艺术叙事中的生动呈现。通过中国画中的草原牧歌、油画中的现代都市、书法中的传统经典、摄影中的生态景观,观众可以清晰感受到北疆文化的宽广与包容,以及其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命运休戚与共的深刻寓意。这种以艺术建构共同体的方式,使展览既具有地方性,又超越地方,成为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重要文化象征。

妙手丹青展现北疆文化

展览中的中国画作品多以山川草原、民族人物和历史叙事为主题,融汇了传统笔墨与当代情感。作品不仅表现出内蒙古广袤辽阔的自然景观,也传达了艺术家对家国情怀、民族团结的礼赞。刘贤亮的作品《黄炎培》以写意的手法刻画了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主要创始人黄炎培的形象,画面注重人物神态的把握,笔墨沉稳而不失生动,展现了黄炎培刚正不阿、深思笃行的精神气质。整体构图简洁凝练,突出人物主体,体现出画家对历史人物的敬意与对时代精神的传达。胡德尔的两幅作品《志在千里》《瑞雪迎春》在内涵上寓意了民建89年风雨历程中的砥砺前行精神。

书法作为传统根脉与政治精神的表达,以豪放的笔墨书写家国情怀,作品中常见“同心筑梦”“民族团结”等主题词句,既延续了中国文化的书写传统,又突出了统一战线的意义。其中,郝益东的作品《中国铸未来》表现了团结一致凝心聚力的愿景。李力的作品《黄炎培联句》彰显了中国书法艺术传统的美感,突显形式上的典雅与结构上的严谨。朱小砚的篆书作品古朴厚重,书写出的民建章程的关键条文,形成了文字与历史之间的深度对话。篆书的凝练与庄重,将“章程”转化为具有艺术价值的视觉载体,使观者在欣赏笔墨线条的同时,也得以感受到民建在新时代坚持制度自觉、凝聚共识与服务国家发展的坚定信念。

书画作品是以绚丽的色彩对山河与精神的书写。在此次展览中,油画风景作品大多取材于北疆地域的自然景致,如辽阔的草原、巍峨的群山、静谧的湖泊等壮丽的北疆风光。这些景观展现了北疆独特的地域文化与生态气象。笔者的两幅作品《北疆秋韵》《和风煦煦》以厚重的笔触和鲜明的色彩表现北疆大地的辽远与雄浑,草原的广阔象征着民族团结的胸怀,山河的坚毅寓意着民建在国家发展中所作出的不懈努力。自然风貌与时代精神在画面中交融,呈现出民建“立足边疆、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崇高使命与价值追求。特邀艺术家王耀中的作品《正兰旗的桦树林》以及柳迪的作品《月往》色调明亮、画面丰富、节奏感强,从整体上表现出对民建80载光辉历程的歌颂。

摄影记录了新时代的真实瞬间。额博的作品《北方的蒙古马》具有浓郁的绘画性特点,画面中主要用蓝色统一背景,构图平稳对称,三匹奔跑姿态的马在逆光的作用下形象简洁概括,象征了中华民族儿女努力拼搏、一往无前的精神。摄影作品关注内蒙古社会发展的现实场景,从草原风光到民族节庆,从生态文明建设到现代化建设,摄影家以镜头捕捉新时代的精神气象。这些影像作为历史档案,彰显出北疆文化在民族团结与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生动实践。

多种艺术形式呈现文化认同

从整体来看,本次展览在学术意义与艺术价值层面呈现出多重特征。其重要性体现在艺术作品本身的美学成就上,同时也在于它所构筑的文化叙事与相关意义表达之间的互动关系。换言之,展览通过艺术创作实现了深刻纪念、文化建构与学术研究的多重维度交织,这种交织为我们理解解新时代中国美术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

在艺术史的层面上,作品中所呈现的民族团结、家国情怀与社会建设的主题,实际上构成了当代艺术史中“文艺为人民服务”的价值逻辑的当代表达。这种价值逻辑在统一战线的话语下被重新阐释,本次展览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借助艺术作品将个体经验转化为集体记忆,从而强化了国家层面的文化认同。

从美术史的角度审视,本次展览展现了当代美术在多元语境中的互动与并置。传统笔墨的写意精神与油画的写实语言、书法的文化根脉与摄影的纪实特征在同一场域中展开对话,由此勾勒出一一种跨界介、跨传统的综合格局。这一格局不仅见证了中国美术在地域性与时代性之间的动态张力,同时也揭示了艺术在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双重进程中所形成的独特表达路径。在这一进程中,北疆文化的地域特色不仅提供了丰富的意象资源,更成为连接传统与现代、地方与国家的重要纽带。

此外,从文化与社会学的视野出发,本次展览可理解为北疆文化进入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的一种象征性实践。草原与山河的图景、民族风情与社会生活的描绘,在作品中不再只是单纯的再现或民俗呈现,而是被赋予了文化象征。通过这种艺术化的处理,作品建构了一种跨越地域的共同体意识,回应了新时代中国在民族团结与国家认同方面的历史使命。

在北疆文化的视域下,展览通过多样的艺术门类,展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力与创造力,彰显了新时代多党合作的成果。艺术家们以笔墨、色彩、书写与影像,将家国情怀与时代精神转化为生动的艺术形象,书写出一幅统一战线的精神画卷。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源自网络)

生命“终点站”的温情絮语

——评“父爱主题”纪实散文《养老院里的父亲》

◎常耀宗

近年,水孩儿多部(篇)作品获奖,继散文《内蒙古的风吹过冀东平原》后,其姊妹篇《养老院里的父亲》又获“从浦口出发”——朱自清《背影》创作100周年·父爱主题纪实散文征文大赛”优秀奖。文章以碎片化的生活片段,记录了七旬父亲在养老院的暮年,为我们呈现了一幅有关衰老、记忆与亲情的温情图景。下面结合具体事例,就该文的写作方法和文学价值谈谈笔者的粗浅看法。

本文最突出的写作特点是精准捕捉现实与梦境的错位,让父亲的形象更立体,情感张力更强,叙事更丰富,极易引发读者共鸣。比如,“你去告诉刘二拐一声,那二亩白菜赶紧收了吧”“你爸被车撞了,快点跟我去看看他”等故乡记忆与“父亲瘫痪,大小便不能自理”“父亲彻底站不起来了”的现实状态形成了强烈对比。这种碎片不是随意拼凑的,而是准确体现了父亲的精神世界。人老了,大脑中现实的痛苦被压抑,遥远的记忆反而更清晰了。父亲念叨的“他爸被车撞了”,这其实是母亲去世前的梦,既显示了他记忆的错位,也暗藏着对亲人潜意识牵挂,碎片底下是涌动的情感涟漪。又如,文章说:“‘哑巴和我可好了,我俩从小一起玩,到现在也没玩够。’父亲又指着哑巴冲我说。”小时候我俩老去生产队里偷玉米。”哑巴是村里去世多年的一个看生产队的老头,是父亲的老邻居。”父亲错把哑巴当作邻居,这说明他因年老痴呆记忆衰退,对现实认知模糊,常把当下的人与记忆中熟悉的旧人相混淆,折射出他对以往岁月和旧情的难以释怀。

值得一提的是文章的结尾:“许久,父亲睁开眼,四处寻找着什么。他看见在距吴代庄千里之外的达拉特旗养老院的一间病房里,有个五官很像他的姑娘,蜷缩在他的身边,无助地哭泣着。”这种错位其实是死亡的现实和残留的意识在互相碰撞。父亲肉体已不在,但意识没有完全消散,还在虚构的时空里活动,像超越生死一样看到了和自己相关的画面。这种写法看似荒诞,却把死亡造成的割裂感写得很具体,表面上打破了生



死界限,实际上反衬了死亡的无法逆转。换言之,意识“看到”的不过是虚幻的错位,它改不了不了阴阳相隔两茫茫的现实,更添“一缕残思寄虚妄”的悲凉在里面。

细节描写就像“血肉”,它让文章变得更丰满、更有力量。例如,“‘那个人呢?’我问父亲。”死了。”父亲边吃着橘子边答。“什么病?”我又问。“呼吸衰竭。”父亲答着。“你不怕?”我正想着怎么安慰父亲,没想到父亲竟然笑了:“我帮他料理的后事。”父亲年轻时胆大,仗义,到老了仍是。我想。”这个细节没有激烈情绪,只用日常动作和轻松神态就显示出父亲不怕死亡、平和接纳生命终结的态度。这也印证了他“胆大仗义”的本性,无论年轻年老,都带着那份不纠结、不矫情的通透与强大。又如,“大果子,家乡的味道。父亲手里拿着大果子,往这个老头嘴边递了递,又缩了回来,将果子放入自己嘴里咬了一口。”这一细节既体现了父亲因痴呆认错人、言行失控,也暗藏着对家乡的深切思念。果子成了他寄托乡愁、寻求慰藉的载体。同时,这也

暗示了父亲在养老院的孤独,他想对故人抒发情感却做不到,只能把思念和孤独融进这口家乡的味道里,心中满是过去的眷恋和情感交流的期盼。

文中多处运用想象与现实交织的写法。譬如,父亲总说自己90多岁,是“等死的人”,对自己实际70多岁的年龄感到震惊。在他心里,只有到了90多岁才会在养老院这样的地方等待生命的终结,这是他潜意识里把养老院当成故乡,按故乡的生活逻辑来理解自己当下处境的表现。这种写法让情感表达跳出了单纯的悲伤,多了一层对生命本质的叩问,即当一个人连自己的年龄、身份都认不清了,那他与世界的联系还剩下什么呢?茫然中,显出亲情的珍贵和时光的一去不返,读来让人觉得心头沉甸甸的,酸涩又怅然。

《养老院里的父亲》一文的文学价值,首先在于对衰老的真实书写上。文章以白描的手法记录父亲的状态,他记不清自己的年龄,梦里却总是回到故乡吴代庄,念叨着让刘二拐收白菜、

艺术为媒
同心筑梦
北疆文化视域下
新时代美术叙事
◎何佳

藝
覺

文艺评论

文艺评论